染衣記

寂稱

照顧，就像是呵護掌上明珠似的，近幾年娘縱使臥病在床，每次回家總不忘叮嚀再三。她又想起娘雖輾轉床褥多年，卻甚少呻吟、喊苦叫痛，那份堅強如今想來更令人不忍。蓮兒難過、懊悔，悔自己不能多陪陪母親，接著想到為什麼劇團無情，催著她上場演戲？此刻，她又怎能扮好劇中的角色呢？下午老李的催促又在耳際響起：「別不識大局了！後天那一場戲是皇上特別要招待大臣的，如果把皇上惹火了，恐怕要牽累你家人一起受罰！你娘死了也好，少受身體折磨，你要克制自己！」望著長夜星空，蓮兒不知要問誰：「人生究竟怎麼一回事啊？」

滿懷著悲傷，蓮兒回到劇團裡，此刻大家正忙著排演明日的戲，她接到一個快樂仙子的角色，排演過程中蓮兒因喪母之痛，幾度傷心落淚，怎麼也演不出來，她努力地強抑悲傷，告訴自己要融入戲中，把無憂歡樂呈現出來，她想起有次聽寺裡法師開示：「縱有人願意這樣，願意那樣，卻在不可掌握的無常法中被安排了……。」蓮兒並不十分瞭解法師的意思，可是此刻她瞭解到：她只有一次又一次刻意地將懷念母親的苦轉移，才能進入劇本中把戲演好。就這樣一次又一次地嘗試，她愈能融入戲中，悲傷之情也漸如水澆火般地止息了。

蓮兒輕盈的步伐，快樂的表情，靈巧、優雅的動作，演出了平時的水準，皇上及在場的每個人看了都非常歡喜。偶爾母親的影子會掠過腦際：從死亡的影相轉到病中，再轉回幼時母親的撫愛……而在這些影相快速閃動的同時，蓮兒察覺自己內心的變化，就在她飛躍轉身，法師的話又響起：「世間無常故苦，苦故無我……」她突然覺得所有的發生就像一場戲，當各種條件機緣全聚集在一起，就產生了世間的一切：她的出生如此，娘的死如此，她的表演更是如此；哭泣如此，歡笑豈能例外……冷眼點滴在心頭。

想到這裡，蓮兒的心頓時豁然開朗，身體更加輕巧，更加入戲，她知道她要活在當下，她要掌握此刻的角色，她更知道未來的生命，要認清每個無常變化背後皆有種種因緣，她相信這一切像演戲一樣，如果此刻的她演的是悲傷的蓮兒，就不是一個快樂仙子，原來生命就在這當下，這麼如實地綻放、流瀉。

騎車時不慎讓灰白的夏長衫沾染了油垢，怎麼搓都洗不乾淨，心想它這麼「清純」，上身兩天就要整容，又不好洗，何不乾脆將它染黑，省得麻煩！

心念一動，便開始行動，找來墨汁和醋，將洗好的長衫浸入墨汁、醋水中。一小時後，拿起來沖洗晾乾，發現整件長衫像潑墨山水畫般，或磅礴或嶙峋的山勢及彎曲的流水等，呈現在深淺不一的色澤中，且間雜一些小白點，又彷彿是黑夜中的繁星。我只好再次讓它下水，希望它顏色一致。無奈的是，用了兩瓶墨水，重複染了三次，點點繁星不見了，卻仍然像幅大千的潑墨畫，我投降了。

已過中秋的九月天，豔陽高照，穿著秋長衫，悶熱得心跳加速，怕要中暑了，只得換上看起來很有修行味道的染色衣，詢問室友：「會不會很奇怪？」二位回答：還好啦！另一位搖頭不語，三比一通過，我決定穿它去上課。

剛開始有些不太自在，習慣後，便喜歡穿它了，覺得非常方便，穿一星期都可不必洗，騎車也不怕弄髒，讓我暗自得意的是：穿起來很有道味的樣子！漸漸地幾乎衣不離身，庫頭師寄來新長衫，則被關在衣櫥中，冷眼瞪著我。

染衣猶如事物受熏習，必須有其因緣條件，每個個體的組成份子，因緣條件不同，受熏染的程度也有別，在整體中顯出個別的差異性：一件衣服浸在墨汁、醋水中，由於受熏的情況不同，各部分顏色深淺就不一；同樣是人，每個人因果、業力不同，後天環境的熏染不同，因此便有不同個性、能力、外貌……，相對地，可塑性也不盡相同，面對同樣的情境，頑固者死守自己的陣地，永不退縮；隨和者視情況轉變；畏縮者如牆頭草迎風而倒。而人的價值取向常會因他人的反應而調整，這是團體交互作用下產生的相對性，世間並沒有絕對的標準，由染衣中可看見些人生實相。我所看到的還只是後天熏染的這一段，尚且這麼複雜，更何況這件長衫在「清純」時洗都難洗乾淨，怎可能再讓醋和墨汁一浸，就可勻稱如意呢？眞是意想天開——欲蓋彌彰了。

（繪圖：陸承宗）